

上海夜色秀

李春平 / 著

ShangHai
YeSeXi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90265753



李春平 / 著

上海夜色秀

ShangHai
YeSeXiu

RB G46 / 11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夜色秀 / 李春平著 .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52-X

I. 上 … II. 李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448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8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8.80 元

上海是一座经典的城市，经典的城市必有经典的女人，也必有经典的男人，当然也就有经典的爱情故事。现在，我们从经典美容院抓一把故事撒给你。

经典美容院的全称叫上海经典美容院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在淮海东路的繁华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透明的玻璃橱窗以及密密麻麻的行人构成了这里的精彩与亮丽，也构成了这里终日不息的喧嚣。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必须要有一副很好的耳朵和眼睛，要么是对这里的一切充耳不闻，要么是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否则，面对这滚滚红尘，他们没有一个不眼红心跳的。因为这里是富人的天堂。经典美容院就是针对都市白领阶层而开设的一个高级美容院。

初春天气，寒冷如冬，在这个腿臂林立的城市，许多女孩还用厚厚的衣裙封锁着本该袒露的部分，胸部和大腿们躲到衣裙里过冬去了。它们的种种秀美都被掩盖起来。出入于美容院的都是一些经过打理后的姣好面孔。乔姗姗从广东某著名美容学校毕业后，在家过了春节，就决定来到上海创业。她家并不在上海，而在江苏南京。她之所以要到上海，是看到上海的未来发展前途很好，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是一块很好的创业天地。从到上海那天开始，她就一心一意打听上海的高级美容场所，于是就

决定投奔到经典美容院。与其说是这里的豪华和气派吸引了她,不如说是经典美容院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在当学生时就曾经异想天开地想过,如果说以后自己开美容院,就叫经典美容院。现在用不着她自己开了,别人已经为她开好了。

乔姗姗穿着一袭修长的红色风衣,像一面旗帜迎风招展。她亭亭玉立地站在马路对面,看着经典美容院的牌子。她的端庄靓丽使不少从她身边路过的行人都以为她是影视明星徐静蕾。禁不住要侧目而视。他们的动作显示,无论她是不是徐静蕾,看她一眼都是一种享受。有的小伙子走过去了,还要回头看看。反正是免费,多看一眼也无妨。乔姗姗本人对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了。严格地讲,乔姗姗比徐静蕾稍高一点,稍白一点,嘴稍小一点,比徐静蕾更好看更耐看。只见她盯着耀眼的招牌审视良久,然后穿过马路,不由分说地一头钻了进去。

门内的一个小姐满面春风地迎住了她,使她马上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然而,走几步之后,另外一个小姐拦住了她,很礼貌地问道:“请问小姐,你是来做美容的?”

乔姗姗说:“你看我这样子需要做美容吗?”

小姐一笑说:“看不出来。”

乔姗姗说:“我想你应当看得出来。”

小姐说:“我真的看不出来。”

乔姗姗小声对那位小姐说:“告诉你个秘密。大凡来做美容的,不少都是身上有缺陷的人。第一是年龄大了,是要通过保养拖住青春的尾巴。她们日里梦里都希望时间倒着走;第二是身上的某些地方长得不圆满的人,比如树皮一样的皱纹,混血儿一样的皮肤,塌方一样的鼻梁,贝壳一样的眼皮。总之,有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三是有钱没处花的,她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做

美容,但她们就是喜欢美容,把脸拿到这里折腾一番,交一笔钱就心安理得了。我不属于她们中的任何一类。”

小姐一笑,说:“这么说,那你是来玩的?”

乔珊珊说:“我找你们老板。”

一听说要找老板,小姐脸色马上变得好看多了,说:“老板在楼上。”

小姐就带着珊珊往楼上去。径直把珊珊带到了经理室。经理是位胖子,乔珊珊向来对胖子一类人没有好感。在她的印象中,通常的胖子都属于笑起来见皮不见肉的,看女孩子时的眼睛都是色迷迷的那一类,他们对女孩的三围有着天生的敏感和透视才能。小姐说了声:“老板,有人找你。”然后就出去了,她把珊珊扔在了老板面前。胖子老板从玻璃桌面上抬起头,嘴角动了一下,接近微笑,是那种商业味儿很浓的微笑。珊珊看得出来,这种微笑老板每天要重复若干次。它是职业性的,习惯性的,既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任何真诚的成分。但珊珊还是伸出了手,说:“老板你好。”

胖子老板同时说:“你好。请问你……”

珊珊说:“我可以坐吗?”

胖子老板说:“你坐你坐。”

珊珊还是没坐下,看着老板说:“你可以请我坐吗?”

老板说:“哦,对了。应当你请坐。你请坐。”老板这时的脸色明显好看了,显然,他对这个不速之客充满了好奇。他至今还没遇到过这样来找他的女孩。他突然觉得好像对方是老板了,而他只是来找她办事的。可他还是问了:“你找我有事?”

珊珊说:“慕名而来。”珊珊看看四周,说:“我有些渴了。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胖子老板起身给姗姗倒水。因为有些胖，身体在离开椅子时，把椅子绊了一下，椅子磨擦在地上发出很难听的吱吱声。姗姗注意到了，他在倒水时有些慌乱，水从杯子里溢出来了许多，他把杯子里的水倒了一些在外面。然后恭恭敬敬地端到姗姗面前。

姗姗喝着水说：“请问老板贵姓？尊姓大名？”

胖子老板说：“免费。叫牛如水。”

姗姗问：“哪几个字？”

老板说：“牛马的牛，如果的如，山水的水。”

姗姗半开玩笑地说：“这名字不好。牛如水，听起来就像牛入水，这个意思就如同泥牛入海，泥牛入海就是死路一条。起如水的名字，只能是姓龙的，姓余的。我想你一定是道路坎坷的人，有这个名字，就会折腾你一辈子。”

牛如水看着姗姗这位不速之客有些奇怪了。来找老板办事什么都没说，却说了一通废话，甚至带着教训的口气。他有点生气了。可他面对这样一个漂亮女孩，即使生气，也会不打自消的。牛如水说：“我爹妈在我生下来时就给我起了这名字。我看没啥不好的。用得着你操心？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姗姗莞尔一笑，堆得满脸灿烂。说：“你别生气。确实我是吃饱了撑的。你要真是介意，我就白来了。”

牛如水说：“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姗姗脸上带着天生的自信，说：“求职的。我想在你这里找点儿活干。”

牛如水说：“我这里不需要人。”

姗姗不信，说：“哪有公司不需要人的？只有不断要人的公司，才是最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公司。”

“我说过不需要人。生意清淡，我还要裁员呢。”牛如水有些不耐烦地说着，起身了。

姗姗明白他已经下逐客令了。姗姗起身，离开桌子。向外走了几步，然后突然回头说：“告诉你牛老板，你不要我，损失的不是我，而是你！”

姗姗撂过这话就朝楼下走去，她没注意到来时的路，走错了方向，走到一处包间去了，又返回来走到楼梯口。刚刚下楼几步，就听见牛如水的声音：“你回来！”

姗姗把头露在楼上面，仰视着牛如水，桌子挡住了他的半边身子。面部依然看得很清晰。姗姗问：“你什么意思？”

牛如水说：“咱们谈谈。”

姗姗迟钝地动了一下，跟着上楼了。走到桌前时，她问：“想要我了？”

牛如水说：“没见过你这种求职的。”

姗姗说：“今天长见识了吧？告诉你，这也叫酷。不是扮相的酷，是行为的酷。”

牛如水说：“我不懂得什么叫酷，只知道做生意。”

姗姗说：“这不行。你是美容院的老板，不是发廊的老板。既然美容是一门科学，就应当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要有科学的态度，就要懂得更多的知识。你看走在淮海路上的女人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一个个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美。美是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所谓的美容院，就是制造美，创造美，生产美的专业场所。就是美工厂。美是崇高的。所以我喜欢这项工作。”

牛如水说：“你先别给我上课。我问你，你有专业证书吗？”

姗姗把证书拿出来，把她实习期间的鉴定拿出来，通通推到

牛如水面前。牛如水仔细看了，自言自语地说：“还是专业美容师。不错。我想用你。”

姗姗把刚才没喝完的水喝完，抹抹嘴角说：“那好。你用几天试试。”

牛如水说：“不过。你太漂亮。我怕漂亮女孩子。我给你明说了，漂亮女子容易惹事生非。这不是夸奖，而是担心。我不能让我的美容院搞得鸡飞狗跳。”

姗姗说：“大可不必这样。我既不是莱温斯基，也不是本·拉登。无论是风流事件还是恐怖事件都与我无缘。”

牛如水从姗姗的脸上看出了十二分的自信。这种自信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牛如水说：“那好吧，你先干一段时间。另外，你的住处我可不管。”

姗姗说：“不用你管。你只管我工作。房子我自己租。”

牛如水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对不起，小姐，我还要看看你的身份证。”姗姗把身份证拿出来递过去。她递身份证的样子很特别，是直立着将身份证递给牛如水的，她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身份证的一角，像轮着一把刀。牛如水看看说：“正当妙龄嘛。”

乔姗姗说：“妙龄也是我的。与你无关。”那意思很明显，你别想打什么主意。

牛如水正和姗姗说话，突然从楼下冲上来一个年轻女孩。气势汹汹地说：“我找你们老板！你们老板在哪里！”

乔姗姗连忙站起来说：“请问你有什么事？”

那个女孩说：“你是这里老板？”

乔姗姗说：“不是我。是他。”她指了指牛如水。

女孩坐下来，向牛如水诉苦。她自报家门说她叫王雪花，半个月前来经典美容院，让院里的李小红做双眼皮，现在倒好，成

了一只双眼皮一只单眼皮,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要求赔偿或做补救手术。她抬手拉着自己的左眼皮向他们展示说:“你们看,就这样子,是双眼皮吗?”

确实不是双眼皮,如果都是单眼皮也就对称了,问题是一单一双。这种眼皮世间少有。牛如水想笑,但却不敢笑,如果笑了就是对顾客的最大不敬。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并不懂美容,对这类手术也是外行。他把目光投放到姗姗脸上,指望姗姗救火。姗姗说:“小姐你别生气,我给你重新做一次,保证跟你的右眼皮一模一样。不收你一分钱。”

女孩说:“要是我男朋友看见了,不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才怪。”

姗姗说:“你别急,我这就去给你做。保你满意。等手术好了,再去见你的男朋友。”

牛如水赶快把姗姗和那位女孩带到下面的手术室,让姗姗给她重新做。姗姗对这里的一切都不了解,在消毒器具和手术台上仔细打理了很长时间,才让女孩躺到手术台上。牛如水看出来,姗姗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

牛如水见乔姗姗十分自信的样子,替他解了围,心里有些感激。他马上把怒火转移到给王雪花做手术的李小红身上。可他没看到李小红的影子。他问华丽,华丽说李小红上厕所了。牛如水就死死盯着厕所门口,等待李小红出来。李小红一露面,还在扯身上的裙子,牛如水就冲她大叫一声:“李小红,你给我上来!”

李小红不明就里,望着牛如水。表情有些生硬和异样。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牛如水说:“上来呀,还愣着干什么?”说罢转身上楼,李小红跟着上楼了。

牛如水坐下来，满面火气。对李小红说：“你说说，你上次给王雪花做手术是怎么搞的？怎么会是一个双眼皮，一个单眼皮？”

李小红看着牛如水那气呼呼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忍着。面无表情地说：“我记不清了。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下刀太轻了，力度不够；二是有可能感染了，划开的伤口又重新长在一起了。怎么，她找来了？”

牛如水板着脸说：“这个事故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仅损坏了职业道德，也会影响我们的声誉。我给你两条路。一是你马上走人；二是扣掉你本月工资。一分不给。你自己挑选。”

李小红根本就不怕牛如水，脸上表现出一股消极情绪，说：“你看怎么办吧。随便。”

牛如水说：“我不是说了嘛。两条路你选一条。”

李小红愣了半天，最后紧咬牙关说：“你就扣我工资吧。”

牛如水说：“以后给乔姗姗当助手！”

李小红感到突然，睁大眼睛问：“什么乔姗姗？刚来的？”

牛如水说：“就是正在手术室做手术的那个女孩！”

李小红说：“这么说，我是罪有应得了？”

牛如水说：“岂止是罪有应得？”

李小红说：“那该是什么？”

牛如水说：“是罪大恶极！”

李小红顽皮地吐一下舌头，转身下楼了。她并没有窝一肚子火，而是笑着跑下楼去的，脚下咚咚地皮鞋声奏响着她心中的欢快乐章。她浑身腾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感，快感中咆哮着报仇雪恨的全部内容。她为她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地祝贺着。

到了下午，李小红细细想来，还是有点后怕。她不是怕王雪

花跟她过不去,而是怕她投诉或索赔。她所作的不过是付出一个男人与破坏一只眼皮之间的事。可投诉或索赔就不一样了,这不仅会砸了她的饭碗,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公司声誉。上海人是贼精的,消费者协会的人一来,就亮黄牌了,就意味着你在经营中有不正当行为。这就对不起牛如水了。好歹,牛如水曾经有段时间还暗恋过她。因她当时名花有主而放弃了牛如水。她不能一只脚踩两只船。她从别人的教训中得知,老板跟员工的爱十之八九都是半途而废的。他们习惯于玩一些不了了之的爱情游戏。正因为牛如水曾经对她动心过和暗示过,所以,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来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牛如水不会因此而炒她的鱿鱼。

面对突然取代了自己岗位的乔姗姗,李小红认为自己确实是罪有应得。可她明白,这事跟乔姗姗没什么关系。她刚来,这里的一切她都很陌生。她所关心的是,乔姗姗能够取代她,到底是否有这种资格。毕竟牛如水对她也不了解,是在非常情况下的一种非常使用。她也明白牛如水的心思,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表现表现,行就留在这里,不行就扫地出门。李小红来的时间最长,她对牛如水的用人习惯是了如指掌的。他善于把职工放到风口浪尖上去考察了解。

李小红对乔姗姗后来的几例手术进行了全面观察,她发现乔姗姗确实比自己娴熟得多。她对乔姗姗说:“小妹妹,不错。你好好干吧,牛老板不会亏待你的。”

乔姗姗扬起一张娃娃脸,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小红一笑,说:“我可没别的意思。我说的是实话。还有,我们可以做朋友。我喜欢跟比我强的人做朋友。”

乔姗姗抿嘴一笑,友好地看看李小红。说:“王雪花的眼皮怎么做成那样了?都说你是位老手,这样的问题是不该出现的。”

李小红把门关起来,神秘地说:“告诉你,我是故意的。王雪花是个妖精,她勾引了我的男友,把他抢到她怀里去了。依我的

脾气,当时恨不得把她眼皮割掉。但后来还是手下留情了。想到以前朋友一场。再说了,这事不能对她造成太大的伤害,只能在法律的边缘一闪而过,打个擦边球。”

乔珊珊说:“她现在的男友以前是你的?”

李小红说:“是。是被她活生生地抢去的。”

乔珊珊说:“那你也不能这样。或许人家不爱你了,移情别恋也是正常的。”

李小红说:“问题在于不正常。”

乔珊珊问:“这个男人你很爱他?或者说很不错?”

李小红告诉她,她以前的男朋友叫张坚,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国贸商城工作。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男孩儿。李小红在中专毕业的第三年跟他认识的,那时张坚刚到国贸商城工作,为商城搞一项问卷调查,李小红是问卷者之一,交往一多,就好上了。李小红在经典美容院找到工作后,就想从家里搬出来跟父母分开住。正好王雪花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太大,房租贵,想找个伙伴合租共用,两人各出一半房租费。经朋友引荐,李小红就跟王雪花住到了一起。张坚经常往她们那去,一来二往,大家便成了朋友。那时候王雪花正跟一个小老板谈恋爱,经常到外面住,李小红就独守空房。有天张坚来她这里玩,两人谈得火热了,就住在这里了。这年头的青年社会经验不多,性经验却相当丰富,张坚把李小红折腾得死去活来。从此后,每当王雪花出去住的日子,李小红就迫不及待地给张坚打电话,让他过来住。王雪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后,彼此之间也不回避了,三人共进晚餐的时候也多了起来。不久,王雪花的单位迁到了浦东,就搬到浦东住了。有天李小红去看她,却无意中发现了张坚也在那里。三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小红看出

来,张坚喜欢上了王雪花,就跟他摊牌说,往后不要再跟我来往了,你到雪花那里去吧。张坚要给她解释,李小红也不听。张坚就真的不再跟李小红来往了。李小红装出一副很大度的样子,对王雪花说,我把张坚让给你了。你要好好待他。王雪花说:不是你让给我的,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你们之间的矛盾与我无关。咱们还是朋友嘛!李小红说:我告诉你,张坚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用避孕套,这样会出问题的。王雪花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是我的事情。说罢就把电话挂了。但不论怎么说,李小红对张坚充满了怀念。

乔姗姗听完她的讲述,说:“就这么一个普通男人,看把你牵挂成这样。还这么想他?”

李小红说:“他是很不错。他在床下精彩,床上更精彩!”

乔姗姗未置可否地笑笑,她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见有客人进来,两人又忙别的事情去了。

这天傍晚李小红要请乔姗姗吃饭。乔姗姗不愿去,李小红生拉硬扯把姗姗拖到了肯德基店。李小红在吃的上面没别的嗜好,就喜欢吃这洋玩艺儿。她喜欢它的简明扼要和经济实惠。吃饭时,乔姗姗一直在想李小红给她讲的那些事。在她的印象中,李小红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女孩,这种女孩通常内存很少,直来直去,没什么城府。像这样见面不久就把心里的隐秘说出来的,实在不多。当然也用不着提防。李小红见姗姗不语,便问:“你在想什么?”

姗姗说:“我没想什么。我吃饭时不爱说话。我妈说过,吃不言,睡不语。从小她就这样教导我。”

李小红盯着姗姗许久不眨眼睛。姗姗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问她看什么。李小红说:“你是我们这里长得最漂亮的人。”

姗姗说：“你别夸奖。我知道自己的底细。”

李小红又说：“你真的很好看。要是我是男人，非把你弄到手不可。”

姗姗就笑，她发现自己有点喜欢李小红了，觉得她是个明亮的人，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心里装着九曲回肠，让人永远也吃不准。姗姗说：“张坚之后，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李小红说：“没有。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没几个好男人。他在没得到你时，说你千好万好；一旦得到了，就弃之如敝帚了。话说回来，女人也贱，没男人吧想男人。一旦有了，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上帝就创造了人类这样一堆贱货！”

姗姗连忙打个手势说：“这里面可不包括我。我可不贱。你要贱是你自己的事。”

李小红问：“你有男朋友吗？”

姗姗说：“没有。至少目前不想有。说实话，我恋爱都没谈过。说起来你不相信吧？”

李小红问：“你这么漂亮，就没男孩儿追求你？”

姗姗说：“追是他们的事，还要看我喜欢不喜欢。”

两人在临窗的座位上吃了一个多小时，窗外已是一片夜色。目光透过窗口，外面的霓虹灯将那些线条有规律地打在她们脸上。姗姗看了看手表，说她该回去了。李小红掏出包里的小镜子照照自己，这是她长期以来的风格和个性。她喜欢在每挪动一处时检查面孔，以自己最满意的姿态将面孔呈现给世人。姗姗觉得这样很麻烦，但她没说什么，现在像李小红这样的女孩太多，时刻不忘打理自己。两人正准备出门时，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李小红高叫起来：“张坚！”

张坚站住，随着声音找人。他看到了临窗而立的李小红。

他朝她走过来：“你也在这里？”

李小红说：“先前我还在骂你呢！你咋不早来。”

张坚的眼睛从乔姗姗脸上转到李小红脸上，说：“骂我什么？”

李小红说：“什么都骂。没听见就算了。你不去看你的王雪花呀？却到这里一人进餐。”

张坚说：“我给她打过好多电话了，总是没人接。我到外地出差，住了二十天时间。刚到上海。你见过王雪花了吗？”

李小红说：“见过呀。上次还在我们美容院做双眼皮呢！就是为了你，她把眼皮都加了一层。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给她打了八折。”

张坚说：“你们店里是天价。”

李小红说：“天价？你去打听打听，一条宠物狗做双眼皮还要几千块呢！”

张坚异样地看着李小红，说：“你还是这样刻薄。”

姗姗听着李小红的话，不由笑了一下。她觉得自己碍事，便走到门外去了。一会儿，李小红追出来，说张坚陪朋友吃饭去了。她用炫耀的口气对姗姗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不错吧？”

姗姗说：“没觉得有什么不错的。告诉你，你也别觉得可惜，这种男人在上海可以用车皮装。只是你自己太喜欢他了。”

李小红望着天空，摇着脑袋叹息一声，拉长嗓门说：“都成往事了。是人家的了。”

姗姗看她留恋的样子，说：“你既然喜欢他，就把他夺回来呀？”

李小红不以为然地说：“夺回来？自己用过了的东西，让别